曾文正公奏稿

卷之十四目錄

遵　旨覆陳並報起程日期摺　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
預籌三支水師摺　仝日
請査京倉存米片
請毋分撤鄂軍片
妥籌辦理並擬變通章程摺　六月初三日
恭報行抵祁門日期摺　六月十六日
請留左宗棠襄辦江皖軍務摺　仝日
遵　旨調遣水師摺　仝日

斟酌進兵兼顧皖南軍務摺　七月初三日

興辦淮揚水師派員先往籌辦摺　仝日

覆奏統籌全局摺　七月十二日

謝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恩摺　仝日

欽奉四次諭旨覆陳摺　七月二十三日

恭報進兵日期摺　八月初三日

援軍甫進甯郡被陷現籌堵剿摺　八月二十三日

欽奉訓飭懍遵復陳片

覆奏勝保請飛召外援摺　九月初六日

徽州被陷現籌堵剿摺　仝日

遵　旨覆陳並報起程日期摺　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

奏爲欽奉

諭旨先行覆陳並恭報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權督兩江已將辦理大概情形於五月初三日專摺馳奏在案正在料理起程閒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蘇常危急屢次諭令曾國藩帶兵迅速馳赴兩江總督署任昨據巴棟阿李若珠等奏常州江陰相繼失陷本日復據瑞昌等奏蘇州於本月十三日失守文武不知下落請飭曾

國藩來浙督辦等語覽奏實深憤懣本日已降旨將張玉良革
職留營並命瑞昌總統各軍江長貴幫同辦理軍務薛煥署
兩江總督矣江南軍務自和春身故大營兵勇全行潰散不獨
不堪任使並且擾害民閒非有勁旅不足掃盪賊氛張芾派江
長貴帶兵二千七百名蕭翰慶帶兵四千名周天受派劉仁福
帶兵二千名毓科派文瑞劉芳貴帶兵三千八百餘名皆係赴
援蘇常之軍據瑞昌等奏江蘇潰散兵勇紛紛南下已諭令該
將軍等飭張玉良截留認眞簡汰惟賊勢飄忽異常官兵能否
抵禦尚未可定著曾國藩卽遵前旨兼程前進由浙赴蘇會同
瑞昌調度各軍時據張芾奏溧陽股匪復陷建平進犯甯國此

路如有梗阻務當設法繞道前進以免耽延逆匪前撲鎮江巴棟阿等尚能固守江陰失陷南北梗塞昨已諭令李若珠調吳全美師船二百號赴狼山福山以通南北水路本日復催令都興阿迅赴揚州督辦江北軍務並諭官文等籌給曾國藩都興阿軍餉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籌慮全局備極憂勤聞

命之餘寢食俱廢連日與官文胡林翼商撥兵勇安慶之圍業已奏明勿撤臣所部萬人暫交臣弟曾國荃留皖統帶但於安慶圍師中抽出記名總兵朱品隆副將唐義訓之二千人從征而飭臣弟另募二千以補其缺又於鄂師中咨調綏靖鎮總兵

鮑超霆字營五千游擊楊鎮魁禮字營一千合之現駐宿松馬
步隊約共萬人隨 臣先行過江又遵
旨檄調開歸陳許道張運蘭一軍並咨商湖南撫 臣駱秉章候
補四品京堂左宗棠在湖南募勇萬餘人挑選將佐配齊軍械
陸續由江西以達皖南會合進剿惟鮑超因傷疾舉發於二月
間奏准給假回蜀計須六月乃可趕到張運蘭遠在郴州計須
七月乃可趕到左宗棠續募之勇到皖更需時日 臣目下南渡
兵數甚單統將未齊應先駐紮祁門縣境東以聯張芾徽州之
聲援西以保江右饒州之門戶俟鮑超張運蘭趕到時卽令分
赴徽甯蕪湖兩路俟李元度五千人趕到時卽令由廣信赴浙

蘇一路計三人到營之期先後不甚相遠臣已於十五日自宿
松起程便道至安慶水師營次與楊載福彭玉麟面商後即由
建德以趨祁門偵下游軍情愈迫鮑超等到營稍速臣當隨時
籌應不敢稍涉拘泥所有奉到
諭旨覆陳並起程日期恭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預籌三支水師摺 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

奏為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即行分投試辦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 自聞蘇州失守之信即以京倉無漕為慮旋奉

命署理江督海漕係職分中事日夜焦灼猝無良策曾於本月初三日附片具奏在案迄今又踰旬日不知新任江蘇巡撫僃放何人駐紮何地其力能設法辦漕以濟京倉與否無從置商查淮揚之裏下河產米最多而鹽場為大利所在若改為就場征課經理得宜較之近年所入可多得銀百萬兩以外如果蘇松久陷不能辦漕或於裏下河辦米解京或於鹽課中籌巨

款實銀解京專供京倉買米之用亦足以濟權變而固根本然
欲保下河之米場鹽之鹽非於淮安多造戰船急辦水師實有
岌岌不可保之勢昨淮安徽撫 臣咨到奏稿亦以保裏下河爲
言湖北撫 臣胡林翼七次咨函皆勸 臣奏辦水師以保興揚淮
揚二郡自古稱爲澤國北有長淮南有大江中有洪澤邵伯高
郵寶應諸湖運鹽串場人字芒稻諸河亘浸支流互相灌注一
片汪洋若能造戰船二三百號多購洋礮精選將弁則不特可
以保下河之米場鹽之鹽亦且可以輔揚州之陸軍使逆賊不
敢北犯助臨淮之陸軍使川路不至梗塞此淮揚水師急宜籌
辦之情形也賊之守金陵也以安慶廬州爲犄角以太平蕪湖

爲護衛蕪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陽石臼諸湖上則通於甯國之水陽江青弋江西則止於東壩捆東壩而放之則可經太湖歷蘇州以達於婁江古之所謂中江者也蕪湖孤懸水中賊匪守之則易官軍攻之則難是以五年血戰不能得手而黃池灣沚屢次失利皆以全無水師之咎臣愚以爲欲克金陵必須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於甯國另立一支水師徧布固城南漪等湖之中甯國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如七年攻破湖口之例庶幾蕪湖可克回東西梁山可期以次恢復此甯國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逆匪堅忍善守各路奏報皆有同辭官兵圍攻屢年往往因水路無兵不能斷其接濟從前武昌九江臨

江吉安等城之拔實亦舟師之功居其少半側聞紅單師船體質笨重非大江狂風不能起椗又不能接應陸戰不能巡哨汊河金陵所以久而無功亦由水師一面始終不得絲毫之助今蘇州既失面面皆水賊若阻河為守陸軍幾無進兵之路城外幾無紮營之所 臣愚以為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浙江無事宜於杭州造船浙江有警亦宜於安吉孝豐等處造船必使太湖盡為我有而後西可通甯國之氣東可拊蘇州之背而陸師亦得所依附此太湖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如力不能兼則先辦淮揚及甯國二支如力仍不逮則專辦淮揚一支益蘇省財賦之區淪陷殆徧僅留下

河之米場竈之鹽若不設法保全則東南之利盡棄矣臣自咸
豐三年奉
旨辦理水師閱歷頗久而三處皆臣管轄之地鹽漕皆臣應辦
之事義無可辭責無可貸頃已專丁至
欽差大臣袁甲三軍營函詢淮安等處倘有木料可以造船者
否其衛國安官亦請派人前往察看木料之多寡船工之難易
至礮位一宗擬即日派員賫銀至廣東購買洋礮五百尊由大
庾嶺過山以達江西而出湖口又由英霍等縣過山以達固始
而出長淮計往返須五月有奇程途雖遠而期限必嚴搬運雖
艱而志在必行是否有當伏乞

聖慈詳明指示屢據探報逆首陳玉成欲由徽州竄擾江西 臣
進駐徽境與張芾一軍聯絡防勦俟鮑超張運蘭及左宗棠新
募之勇次第到齊將皖南布置稍定立腳粗穩 臣或輕騎馳赴
淮安監辦水師或奏派大員赴淮辦理屆時再行奏明請
旨遵行所有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分投試辦緣由
恭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查京倉存米片 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

再臣擬辦淮揚水師保裏下河產米產鹽之利查打造戰船必須料厚工堅不可借用民船漁划遷就誤事江北久被賊擾木料想亦艱細約計赴粵買礮赴淮安設廠造船三百號采買油鐵棕纜各具自皖楚起程以至船礮配齊下水之日共須一年之久駛至各河湖港汊分別防勦與賊接仗數次立定腳根然後梭巡鹽場疏通引地又須數月之久果能在淮揚辦米解京或辦買米之銀解京屈指已在咸豐十二年矣其十一年辛酉應辦之漕尚屬毫無着落功效太遲憂灼實深不知部臣另有變通之方籌備京米否然無論效驗之遲速此事要在必行仰

懇
皇上聖恩寬臣期限俾得辦成水師庶鹽漕俱有把握卽防剿亦有裨益仍懇
勅下戶部查明京倉米石存餘若干是否足支辛壬等年之用咨行到臣俾得斟酌籌辦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請毋分撤鄂軍片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

再鄂省爲各路用兵之樞紐自古有事於大江南北者必爭此上游形勝湖北但有重兵即足制賊死命臣於九年正月十一日曾經詳奏在案此次臣過江兵單而不敢撤動安慶一軍者實因欲圖三吳宜於上游厚集其勢不敢專顧目前之私計也然臣調去鄂兵已分七千都興阿帶赴揚州又分數千人兩處各撥餉數萬湖北之力甚形竭蹶設愈分愈薄鄂省一有疏虞則南六省之奏報不能達於京師矣據探逆首陳玉成悉衆上犯捻匪亦思竄突鄂疆捍禦良不易易應請

皇上俯念全局攸關嗣後他處喫緊無再抽撥鄂省兵勇俾官

支胡林翼等得以勉力支持不致蹈金陵大營覆轍鄂省幸甚
天下幸甚臣細察大局苟有所見不敢緘默是否有當伏乞
聖慈垂鑒謹
奏

妥籌辦理並酌擬變通章程摺 咸豐十年六月初二日

奏爲遵
旨妥籌辦理並酌擬變通章程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五月十五日由宿松起程十七日於湖口縣境
專摺馳報在案旋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九日奉
上諭本日有人奏安慶一城經曾國藩水陸佈置聯營圍困賊
已援絕勢窮剋日可復如舉建瓴之師直擣金陵急攻東壩踞
蘇之賊必回顧巢穴卽以援蘇之兵乘勢夾攻則蘇州可復常
鎮可圖較之由長江取道赴蘇似爲便捷各等語蘇常爲東南
財賦之區且係數省咽喉自應以急籌攻復爲上策現在賊勢

直趨杭湖勢將糜爛兩省尤為刻不可緩如果安慶一城指日可復正不妨先復安慶沿江而下乘金陵賊眾空虛之時直搗巢穴一面調派援兵併力夾攻蘇州使賊首尾不能相顧曾國藩既膺重任責無旁貸其安慶是否可以即復金陵是否可以進攻不致牽制兵力久頓堅城抑或設法先解蘇常之危均著酌量緩急妥籌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十九日又准兵部火票遞回 臣五月初三日具奏辦理大概情形一摺奉

上諭曾國藩現在進兵安慶已薄城下驟難撤動而蘇常一帶望援孔亟亦須帶兵過江先固人心所稱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現擬駐紮徽池境內分三路一由池州進規蕪湖一由

祁門至雄太進圖溧陽一分防廣信以至衢州保湖南協防江
西兵勇布置妥協約須八月方能進剿各情通籌全局甚合機
宜卽著照所擬辦理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明燭萬里虛懷委任欽悚莫名臣疊次奏報以安慶之圍
不可撤動益取以上游制下游之勢爲進攻蕪湖克復金陵張
本淮揚水師要在必行益取以北岸制南岸之勢爲保護鹽漕
協剿江淮張本連日准浙江撫臣王有齡函咨稱蘇州各屬多
爲賊陷又陷松江郡縣太倉嘉定失而旋復張玉良督兵萬餘
進攻嘉興兩次獲勝廣德州業經收復統計浙省兵勇現有六
萬餘人等語是兵力已厚有瑞昌等商籌調度不獨杭城可保

浙省不至糜爛且能由嘉興以漸圖蘇松
諭旨慮及賊勢趨杭一節當不至上勞
宸廑至安慶一城西南瀕江有楊載福彭玉麟水師扼紮東北
倚山有臣弟曾國荃陸軍扼紮幷令韋志俊協守樅陽城外之
接濟漸斷城內之賊糧尚足北面雖挖長壕東面尚未合圍逆
酋四眼狗母妻宗族皆在城中秋間援賊必至如能與多隆阿
李續宜各軍合力擊退則城賊勢窮可期得手卽不能遽拔堅
城但使陳逆全股與安慶桐城官軍相持亦足分下游之賊勢
紓蘇浙之兵力
諭旨垂詢安慶指日可復一節應俟援賊戰退之後乃能確有

把握主南岸三路進兵之說臣前月兩奏業已具陳其略目今賊燄彌盛占地愈廣我軍挾全力以進攻不患賊之逼我前而患賊之鈔我後故須廣布局勢穩立脚根適准王有齡函開中路不宜遠進溧陽恐其驅賊南犯臣擬俟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先後到齊北路則直趨池州南路則直趨廣德中路則暫不深入先守徽甯要縣庶免鈔我後路之患亦無逼賊南竄之處此臣注重安慶皖南不敢先圖蘇常一隅之微意也臣昨陳淮揚水師一摺奉

旨後當即奏派大員先往籌辦臣俟將皖南布置稍定再行輕騎馳往監造並督同藩司運司經理鹽漕以期濟京倉而裕軍

餉頃復接奉四月二十日
諭旨曾國藩現署兩江總督軍務地方均屬責無旁貸等因欽
此是地方公事未可盡置之緩圖臣在皖南則於徽甯一帶駐
紮行營在江北則於淮揚一帶駐紮行營仍於安慶水次設立
老營規模與行省衙署相似臣前此歷年文卷概存水次官署
後此地方文卷亦歸水次官署臣兩岸往來均於安慶水師小
住免致蹤跡無定案卷遺失惟三省事務較繁必有實任司道
數員隨同襄理從前總督駐劄金陵本有江甯藩司糧巡各道
同駐一處每年督臣往淮揚駐紮數月又有漕河鹽各屬供其
差遣自咸豐三年以後歷任督臣因金陵賊踞專駐常州不復

偶駐淮揚亦不復經營江皖殊非
朝廷設官之本意亦非近年通行之常例臣愚整復舊規爲因
時變通之法擬請
聖恩飭派蘇藩司隨江蘇撫臣同駐一處蘇臬司江甯糧道巡
道隨臣同駐一處聽臣酌量派委其江甯藩司兩淮運司仍駐
揚州等處分管丁漕鹽務以專責成臣赴淮時就近督飭辦理
臣衙門文卷遞寄安慶水次者專委司道大員經營其地方尋
常事件即令代拆代行緊要者彙封送營以憑核辦如此明定
章程俾各屬有所稟承而地方公事亦不至久遠廢閣此臣兼
管地方擬變通辦理之大概也臣舟次阻風於二十日行抵黃

石磯晤楊載福彭玉麟商籌添辦各路水師之法二十七日抵
東流二十八日抵建德其湖北調來之霆字各營尚在北岸連
日南風過大不能渡江臣在建德略候數日卽馳赴祁門駐紮
除到祁後續行奏報外所有遵
旨妥籌並擬變通章程恭摺由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恭報行抵祁門日期摺 咸豐十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恭報行抵祁門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六月初三日在建德縣行營將妥籌辦理情形
專摺覆陳在案拜摺後卽於初四日由建德啟程初九日箬坑
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曾國藩現已抽調兵勇萬人由宿松進駐祁門俟鮑超張
運蘭李元度到後卽由徽甯蕪湖廣信分路進兵具見胸有成
竹謀定後戰惟蘇省待援迫切該署督惟當催令鮑超等迅速
來營會籌進勦但能援師早到一日卽早一日救民水火實深
殷盼該署督現統兵勇較單未可輕率前進宜加持重爲要等

因欽此仰蒙
宸慮周詳
聖慈憐惻無任欽感 臣 冒雨遄行於十一日先抵祁門所帶宿
松馬步各營及由安慶撥來之記名總兵朱品隆副將唐義訓
兩軍合共四千餘人皆隨 臣 到祁扼要紮營惟朱品隆積受暑
溼途間患病請假醫調未能同來霆字各營紆道較遠旬日內
方可到祁節次飛催鮑超張運蘭等迅速來皖據鮑超稟稱五
月十二日由夔州起程適江水陡漲峽內行舟維艱略守數日
卽兼程由鄂赴營張運蘭稟稱本擬五月二十二日由郴州拔
營因探報廣東花旗股匪竄近宜章縣界該處防勦喫緊須拔

替有人方能起行各等語是該鎮道等均難剋期而至左宗棠李元度新募之勇則須七八月間陸續前來目下蘇省待援迫切極欲提一旅之師相機進勦以期速解倒懸無如兵力過單將領尤乏恐不足以當大敵自應謹遵

聖慈指示宜加持重未可輕率前進一俟鮑超張運蘭暨新募各勇無論何軍先到即先行派撥前往援勦以仰副我

皇上睠懷南服拯民水火之至意所有行抵祁門日期恭摺由五百里馳報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留左宗棠襄辦江皖軍務摺　咸豐十年六月十六日

奏為請將四品京堂左宗棠仍留臣曾國藩軍營共維江皖大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一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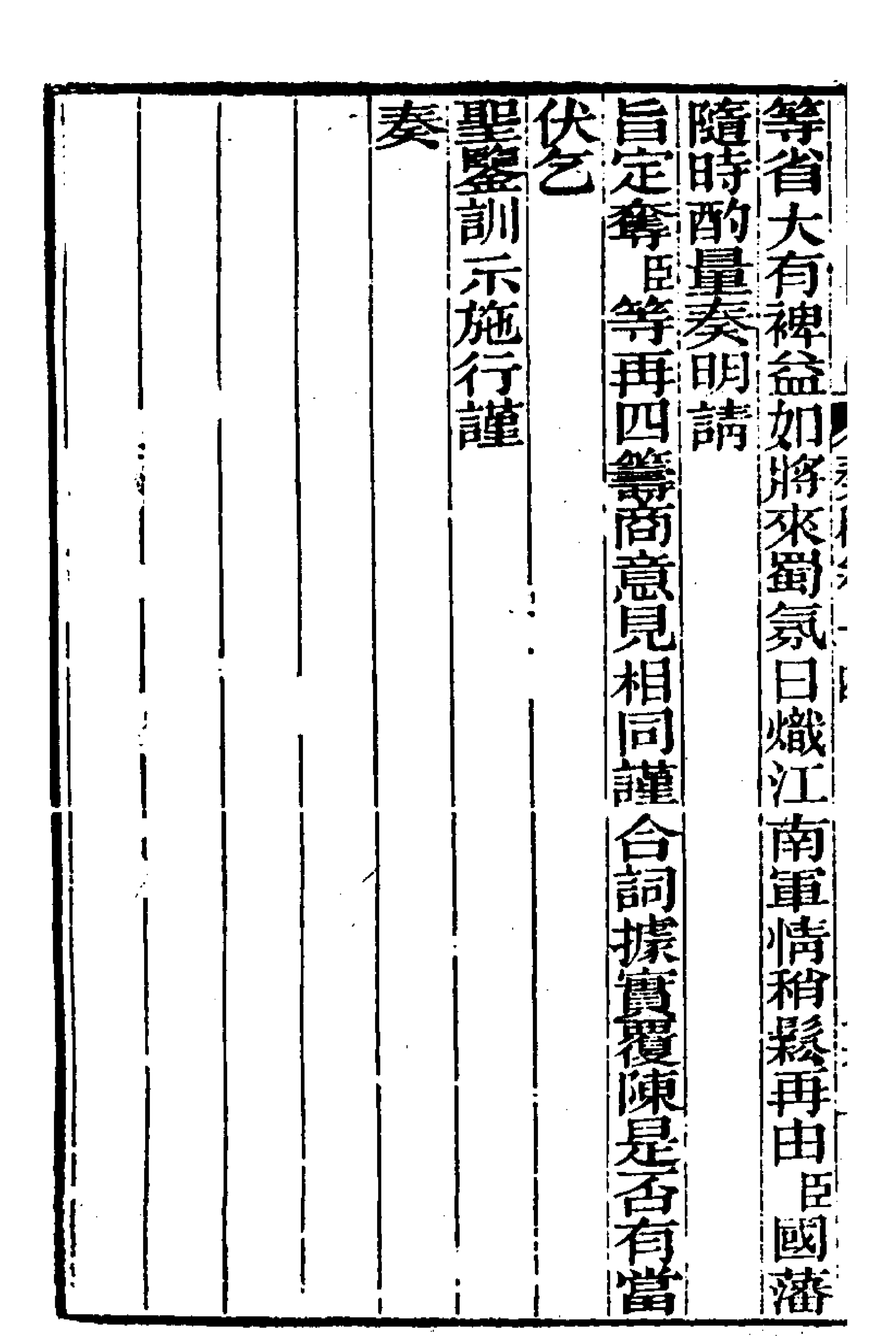
上諭四川軍務關係緊要本日據胡林翼陳奏各情業經降旨令東純前往署理四川總督並令暫時接辦軍務曹澍鍾已令回籍終制矣該撫所保之左宗棠一員前已有旨賞給四品京堂令其襄辦曾國藩軍務若令督辦川省軍[illegible]能否獨當一面於大局有無裨益卽著妥速籌商如可勝任卽一面令該員迅赴川省一面奏聞再降諭旨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用賢無方愼重軍務

虛懷若谷下逮芻蕘臣等曷勝感悚伏查蜀省居長江之上游形勢險固財力豐饒藍李各股匪蔓延雖廣究係初起之賊烏合之徒果得有威望者爲川督事權歸一辦理裕如即石逆亦不敢再萌窺伺候補四品京堂左宗棠前在湖南贊助軍事肅清本境克復鄰省上年石逆大股竄湘幫同撫臣駱秉章指揮調度不數月間遂收廓清之效其才可以獨當一面固已歷有明徵雖其求才太急或有聽言稍偏之時措辭過峻不無令人難堪之處而思力精專識量閎遠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得前奉

諭旨命左宗棠襄辦軍務該員感激圖報開

詔之日即在湘募練五千餘人選擇甚嚴鉅細必躬專俟秋閒成軍卒以東下今若改東師以西行則臣國藩頓少一枝勁旅恐不足當皖南之逆氛而左宗棠獨往川省亦恐人地生疏或致呼應不靈且以吳蜀之事論之蜀省土匪倡亂占地少而撲滅差易江皖狂寇披猖占地多而掃蕩甚難蜀爲鄂秦兩省之根本吳爲京師及東南數省之根本蜀有可籌之餉項吳無可靠之協款事勢既分難易情形亦有重輕不待智者而可決左宗棠素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難而就易避重而就輕合無籲懇聖恩俯念臣國藩襄助需人仍令左宗棠督勇來皖實於江楚


等省大有裨益如將來蜀氛日熾江南軍情稍鬆再由臣國藩
隨時酌量奏明請
旨定奪臣等再四籌商意見相同謹合詞據實覆陳是否有當
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遵　旨調遣水師摺　咸豐十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欽遵

諭旨調遣水師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六月初二日在建德縣行營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曾國藩奏克期渡江俟兵勇到齊即分三路進兵當

經諭令照擬辦理因思將來由池州蕪湖進攻金陵必須水陸

兼籌方能得力所有楊載福彭玉麟水師均著歸曾國藩調遣

此時楊載福攻破蟂磯賊巢業已得手著曾國藩即飭令該提

督與彭玉麟李德麟吳全美等師船聯爲一氣進攻沿江賊巢

以牽賊勢而壯聲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查北岸安慶無爲和州各城南岸池州蕪湖太平各城皆瀕臨大江將來陸軍進攻金陵沿江掃蕩必藉水師夾勦之力吳全美李德麟等師船本駐魯港現因下游喫緊遵

旨將吳全美調往前經臣飭李德麟全軍併赴狼山福山焦山瓜洲一帶以資分布於五月十七日附片具奏在案厥後臣至黃石磯李德麟前來謁見因其餉需軍火缺乏之由臣借發銀五千兩火藥二萬觔俾利遄行所有蕪湖以上江面臣即商令楊載福彭玉麟派營接防目下蕪湖縣城未復東西梁山未破吳李二鎭下駛後與上游相隔過遠未易聯爲一氣至楊載福彭

玉麟等本係臣之舊部第楊載福係在湖北領餉彭玉麟係在
江西領餉臣自前年出統陸軍久已水陸分途不相爲謀茲復
奏
命調遣水軍自應欽遵辦理查臣現駐祁門距安慶江面已三
百餘里此後或進駐徽甯或馳赴淮揚距安慶近者數百里遠
或二千里軍情瞬息變更機宜固不可遙度奏報尤不可太遲
若概由臣處轉奏誠恐稽延貽誤楊載福統率水師身經數百
戰雖積勞致疾身體稍弱而謀勇器識度越諸將其江面戰守
事宜似應仍令該提督會同彭玉麟妥辦並由該提督自行具
奏以期秉承

聖訓毋誤事機所有遵
旨調遣水師仍由楊載福自行奏報緣由繕摺覆陳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斟酌進兵兼顧皖南軍務摺

咸豐十年七月初三日

奏爲欽奉
諭旨斟酌進兵暨兼顧皖南軍務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六月十六日業將行抵祁門日期恭摺馳報在案嗣於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二日奉
上諭瑞昌奏請催曾國藩兼程赴浙一摺據稱浙省援師及收集兵勇除由張玉良調攻嘉興外尚須分扼孝豐於潛嘉善等處現在存兵無多急盼援師方能進規蘇州松江聞曾國藩已由東流抵徽請飭兼程赴浙會商進剿等語已諭令該將軍即將現有兵勇統帶迅速起程進取蘇松不得稍涉觀望惟該將

軍兵力較單亦屬實情曾國藩前奏於行抵徽州後尚須待新募勇到再行前進自爲持重起見第蘇松常等府均屬財賦之區果能早爲規復或可不至糜爛著曾國藩酌度情形如所帶官軍務入合之瑞昌兵勇足敷剿辦即著星馳前進將蘇州等府縣城池速籌克復不必再俟新勇其如何取道浙中以便與瑞昌面商各務並著斟酌辦理至張芾督辦皖南軍務不能得力前諭曾國藩以徽甯本該署督兼轄地方如將該處軍務歸併辦理自覺事權歸一令於到徽後察度具奏曾國藩現已渡江著仍遵前旨即將能否兼顧之處據實奏聞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又於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

十五日奉

上諭據曾國藩奏妥籌辦法所稱中路不宜遽進溧陽恐其驅賊南犯擬俟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先後到齊北路則直趨池州南路則直趨廣德中路則暫不深入先守徽甯要縣庶免鈔我後路之患自係老成持重之見本日據薛煥奏松江府城於五月二十七日克復現在會督兵團進攻青浦崑山省軍情漸有起色若得該署督所派援軍分道並進早與瑞昌等軍會合進勦更可大振軍威迅復各城免致東南財賦之區久遭蹂躪該署督務當兼權緩急毋得坐失機宜是為至要等因

欽此仰見

聖謨廣運籌畫精詳曷勝欽悚 臣 自行抵祁門後浙江撫臣王
有齡派道員孫觀前來催 臣 赴浙將軍瑞昌亦咨催 臣 由浙赴
嘉興而甯國被圍緊急張芾屢函屬 臣 撥兵赴援 臣 以所部萬
人內僅四千七百人係久戰之士其五千餘人皆係新募之卒
未經見仗不敢輕於一試又以鮑超為水所阻尚未旋鄂朱品
隆患病未痊不能帶隊張運蘭雖入江西境內撫 臣 毓科咨商
暫留袁州以防南贛之賊 臣 以不援則甯國有坐困之勢赴援
則統將無可派之人正在萬分焦灼忽於六月二十九日接將
軍瑞昌咨稱二十日賊逼杭州省城當經調集各軍奮力擊退
據奸匪供稱賊股回竄徽甯等語又接張芾函開甯國亦獲勝

仗協餉已於二十四日送入府城等語臣前奏八月進剿欽奉
恩旨俞允今浙江逼城之賊業經擊退若鮑超等陸續到齊甯
國保全無恙當可與初次原奏相符至進兵之路凡浙中來信
皆勸臣先赴杭州注重嘉興凡江北來信皆勸臣先攻池州注
重蕪湖欽奉
諭旨飭臣斟酌辦理以臣愚見由杭嘉以至蘇州處處阻水兵
從一路而入必難得手目下張玉良三萬餘人頓兵一面已屬
失勢若臣與瑞昌再以重兵繼之愈覺窘束而不能施展不特
進兵蘇州毫無把握抑且地險兵多久必生變臣現以統將未
至新軍未齊若往返商辦徒虧虛語即再三陳奏亦託空言且

待兵將齊集察賊勢最重之處疾趨而痛勦之屆時再行專摺
詳奏仰慰
慈廑
諭旨垂詢徽甯軍務能否兼顧一節臣前奉五月二十六日
寄諭徽甯軍務如併由該署督督辦自覺事權歸一著曾國藩
於抵徽後察度情形奏明辦理等因欽此當將皖南兵勇甚不
得力俟左宗棠張運蘭等到皖再行詳細奏明請
旨酌奪緣由附片具奏在案茲復奏
諭旨催詢臣入徽境已逾半月留心察訪張芾自咸豐五年籌
辦徽池防務屢挫賊鋒使不至深入浙境於大局不爲無益惟

所部各軍紀律大寬近日多住民房或帶婦女張芾於各嶺設卡之處並未親出查閱一次即徽州城守之具亦無預備觀其軍心之懈實已難期再振周天受向以能戰著名本年二月不能扼守廣德致有杭州之變三月不能扼守建平致有東壩之失徽甯兩防歷年取用浙餉約計千萬浙中恃為長城故本省別無防守之師一旦藩籬盡撤任賊長驅杭人慘遭浩劫百物蕩盡以故浙江官紳士民莫不恨周天受貽誤大局而張芾有督辦之責亦當分任其過

諭旨以賊匪入浙不能堵禦張芾咎無可辭臣固不敢為之寬解也臣與張芾在京素識近來同歷戎行書問常通稔知該副

都御史學養深沈操行廉正尚爲老成宿望惟治兵非其所長
用人或受朦蔽應如何位置得宜之處
聖主自有權衡非臣下所敢妄擬已革提督周天受貽誤浙省
情罪較重惟從前打仗出力現在甯郡被圍尚能督率將士忍
飢困守其胞弟周天培亦以忠勳殉難相應請
旨可否將周天受仍留臣營差遣以觀後效出自
聖主鴻裁至徽甯池太等府處處與江浙毗連地方遼闊袤延
七八百里一片逆氛幾無完區臣即調募齊集人數不滿三萬
正當狂寇壓境之時不敢遂謂調度得宜漸有起色惟係臣兼
轄地方且目下駐師將來進兵皆不離乎皖南自應力籌兼顧

責無旁貸特是徽甯兩防兵數尚衆餉皆已深舊欠過多新餉
尤缺不裁汰則口食無資一裁汰則變態百出辦理棘手一言
難罄臣才力短絀深懼弗勝如奉
旨歸併臣處督辦臣兼顧皖南卽斷不能更顧浙江區區微忱
不敢不縷陳於
聖主之前所有欽奉
諭旨斟酌進兵及兼顧徽甯軍務各緣由謹繕摺由五百里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興辦淮揚水師派員先往籌辦摺 咸豐十年七月初三日

奏爲遵

旨興辦淮揚水師揀派大員先往籌辦並請

飭授實缺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五月十七日奏請預籌三支水師一摺奉

上諭所稱擬設淮揚水師以保裏下河之米各場竈之鹽兼輔淮揚陸軍均屬目前要務應即興辦等因欽此查蘇省財賦之區淪陷幾徧僅留裏下河之米各場竈之鹽若不設法保護則東南之利盡棄裏下河通泰各口濒江南岸之賊時欲乘閒北渡即運河以內如三汊河萬福橋邵伯鎮等處均係裏河門戶

揚州一軍兵力單薄亦難處處留守必須設立水師專營上下梭巡協力防勦以輔陸軍所不逮臣前奏聲明江北須造戰船三百號臣將皖南布置稍定或輕騎馳赴淮安監造或奏派大員赴淮辦理欽奉

諭旨允准現在甫抵祁門徽甯軍情日緊調募未齊布置未定暫難分身前往而淮揚水師關係重大必須趕緊籌辦該處久被賊擾戰船所需木料及油鐵棕纜各具闔俱短絀事屬創始締造維艱非數月所能集事臣已派都司成名標赴廣東購買洋礮約冬閒可以回營明春可以續運出淮應即遴委大員先行馳往淮揚一帶察度辦理查有按察使銜福建延建邵遺缺

道李鴻章自咸豐三年正月在編修任內奉
旨派同前工部侍郎呂賢基回皖辦理團防在皖北軍營六年
歷著戰功於淮揚情形閱見較確上年五月閒經 臣 奏赴江西
軍中會督兵勇克復景鎮浮梁因其力辭保舉是以未經奏獎
嗣隨 臣 周歷鄂皖各處十月閒蒙
恩簡授福建遺缺道 臣 因襄贊需人未令赴任該員勁氣內斂
才大心細與 臣 前保之沈葆楨二人並堪膺封疆之寄而李鴻
章研覈兵事於水師款要尤所究心擬請
旨飭派該員前往淮揚興辦水師擇地開設船廠由兩湖酌帶
委員工匠並由 臣 商令楊載福彭玉麟於水師營中選派打仗

得力之將弁交該員帶往以資練習抑臣更有請者江北水師
設立專營一切餉需費用尤鉅聞江北糧臺供給揚州陸軍已
形支絀若水師經費再由該臺籌給誠恐力難兼顧此項水師
兼爲保護鹽場疏通引地而設必水師辦成鹽務方有把握二
者相輔而行尤須一手經理始則暫分鹽課之銀供水師辦船
辦礮之用繼則全仗水師之力爲淮鹽護場護運之兵李鴻章
係隔省人員呼應不靈應請
旨改授江北地方實缺乃可措手倘蒙
皇上天恩破格擢授兩淮鹽運使俾得整頓鹽課以濟舟師之
餉實於軍務鹽務兩有裨益其現任運司喬松年久任蘇省才

識卓著早邀
聖明洞鑒或可另予
簡擢之處
聖主自有權衡非臣下所敢妄擬凡興舉大事必才與事相副
人與地相宜李鴻章籍隸廬州洞悉皖北及兩淮艱苦於袁甲
三王夢麟等亦素相投洽如奉
旨允准當飭該員束裝由臨淮繞道前進臣俟皖南各軍到齊
立腳漸穩規模漸定明年再親赴淮揚監造水軍並督同該員
等辦理鹽漕各事宜以期濟京倉而保重地所有派員興辦淮
揚水師並請

簡授寳缺各緣由繕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裁訓示謹

奏

覆奏統籌全局摺 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

奏為欽奉

諭旨統籌全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曾國藩奏酌擬變通進兵章程北路趨池州南路趨廣德中路先守徽甯俟布置稍定後即親赴淮揚籌辦鹽漕大江南北兼顧統籌尚為周妥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曾國藩補授兩江總督並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矣上海官軍自攻克松江以後進攻青浦惟薛煥僻處海隅兵力單弱勦辦恐難

得手瑞昌尚在浙省張玉良收集潰軍進攻嘉興雖獲勝仗亦未收復郡城此時蘇常一帶並無重兵攻勦前因李若珠已患痺疾在江北帶兵未能得力是以命都興阿馳往督辦本日據該將軍奏稱湖北無兵可撥尚在英山駐紮業經寄諭官文等派撥精兵刻即馳往惟都興阿未到以前江北各軍無人總統深恐賊勢北趨勦辦愈難措手曾國藩現授為欽差大臣事權歸一責無旁貸大江南北均應妥為布置著即飛催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到齊由池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其江北一帶尤為緊要應如何布置之處並著先行籌畫免致臨事周章該大臣膺茲重任務當統籌全局迅掃逆氛以副委任

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仰蒙
聖主委任至重指示周詳欽感之餘祗深悚懼臣自奉
命署理江督所籌進取規模迭經詳晰奏報在案茲
諭旨飭催左宗棠等到齊分路進兵規復蘇常一節查左宗棠
之勇選練未齊聞須八月朔日始由湖南起程李元度擬於七
月初帶勇由平江起程尚未報行抵何處鮑超因江水封峽不
能行舟六月十六日始由夔州起程張運蘭六月二十七日行
抵萍鄉適江西撫臣毓科以南贛有警札飭該軍暫紮袁州尚
未接臣後二次飛催來皖之札屈指約計李元度張運蘭鮑超
等到徽當在七八月間左宗棠到徽當在九月中旬臣前奏由

池州廣德進兵維時廣德有江長貴扼守我軍由此進攻貣與嘉湖各軍聯絡頗接張芾函稱竄杭之賊由安吉孝豐回撲廣德該州城竟於七月初四日失陷江長貴不知下落賊必踞此要地使皖浙之師聲氣隔絕又甯國被圍一月雖經周天受督兵固守而賊仍未退接據探報偽輔王楊七麻子帶池州之賊將自北路往撲甯國新破廣德之賊將自南路往撲甯國甯郡糧少援孤竊恐周天受力難久支軍情變幻旦夕不同鮑超不能於六七月趕到皖境既與臣原奏不符江長貴不能一日堅守廣德尤非臣意料所及目下皖南固危乎其危浙江亦防不勝防臣軍調齊以後須一攻廣德一援甯郡甯廣之間又須有一

枝重兵往來策應勢不能繞越皖境而逕趨蘇常此蘇常急難規復之實情也

諭旨又念上海兵力單弱嘉興亦未收復一節前准薛煥咨函松江上海等處水陸人數無多欲由張玉良處分撥三千人未知果調得勁旅否臣相距過遠援應不及近因浙西多事文報阻滯雖彼此各致數函均尚未接覆書據探報偽忠王李壽成帶領賊衆由金陵往犯上海頃聞松江復陷上海舟師大挫危迫殊甚至張玉良嘉興一軍與臣處信息罕通但聞二十九日地道挖城轟塌數丈旋因賊衆堵禦未能成功又微聞將帥不和文武不協相持過久恐生事變臣新膺督師江南之

命本有統轄該軍之責惟現值皖南阽危勢不能舍近而圖遠
且廣德復陷浙事日棘臣與兩處文報動多梗塞此嘉興上海
浙難兼顧之實情也
諭旨垂詢江北一帶如何布置一節臣前於五月廿七日奏飭
總兵吳全美李德麟師船全數下駛駐泊焦山瓜洲等處以通
鎮揚兩府之氣而扼逆匪北渡之路又於七月初三日奏派道
員李鴻章興辦淮揚水師以護鹽場而輔陸軍無非爲力保江
北起見惟水師庀材鳩工亦地新立非數月所能就緒臣俟皖
南各城立腳粗穩乃能繞道馳赴淮揚亦非數月所能成行側
身東望焦憤實深都興阿迭奉

諭旨督辦揚州軍務日夜焦灼謀所以速行之法官文胡林翼亦百計經營謀所以資送之法無如事多窒礙迄不能就不特三千勁旅五月口糧鄂省之力一時難以撥付即弁勇之心亦實不願遠行蓋自湘省至揚州繞道五千餘里上游一水可通人多而氣聚下游百物昂貴人少而勢孤同一應募之勇同一額定之糧其願就鄂就皖而不願赴揚州者情也勢也以 臣愚見淮徐等處風氣剛勁不患無可招之勇但患無訓練之人擬即函商官文都興阿等酌帶楚師千人先行馳往仰慰

聖懷到江北後用楚軍之營制練淮徐之勇丁嚴其禁約寬其期限李鴻章往辦水師亦照此法行之 臣明年馳赴淮揚亦照

此法行之餉絀而不改其常戰敗而不變其度期於有成而後
止若仗
聖主洪福得一二名將出乎其間則兩淮之勁旅不減三楚之
聲威此江北先行籌畫之微意也臣素性愚拙本無長駕遠馭
之才力所能勉者惟思勤懇以收得尺得寸之功力所不逮者
何敢欺飾以失顧言顧行之義除函商都興阿自行陳奏外所
有遵
旨通籌全局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恩摺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七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咸豐十年六月

二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兩江總督著曾國藩補授並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

務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材質駑下重遠難勝愧攝篆於兼圻未安籌夫全

局迺荷

絲綸疊沛節鉞員除拜
三錫於師中忝專征於閫外處大江南北水火日深之地值各
路軍民雲霓望切之時　臣自顧何人謬兼斯任
寵榮非分惶悚莫名惟是戡亂無才分憂有志凡　微臣思力所
能及職分所應為益當殫竭血誠勉圖補救擬漢臣之二表少
酬
聖主高天厚地之恩賡周雅之兩篇願佐
熙朝北伐南征之業所有　微臣感激下忱理合專摺附驛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硃批知道了卿數載軍營歷練已深惟不可師心自用務期虛己用人和衷共濟但不可無定見耳欽此

欽奉四次　諭旨覆陳摺　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爲欽奉四次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一日
奉
上諭周天受奏旌德等處賊匪竄犯甯國郡城被圍急盼援師一摺甯國爲江浙屏蔽倘有疎失則蕪湖等處之賊得與蘇常聯絡勦辦愈難著曾國藩已抵祁門著即調派勁旅前往甯國與周天受內外夾擊藉解城圍其蘇常等屬應如何迅籌進勦一俟鮑超等到營並著即行籌辦等因欽此又於七月十五

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王有齡奏逆匪竄入於潛勢將內犯省城請飭該大臣迅速赴援等語曾國藩若由甯安嚴州轉戰而東先將此股逆匪剿除則皖浙可以保全然後進兵削平江蘇諸郡縣如曾國藩尚未能督兵前往即催調張運蘭鮑超等迅速到齊兼程前進以顧全局等因欽此又於七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五日奉
上諭龐鍾璐奏由浙至蘇必須先復皖江由滬至蘇必須先復崑山由江北至蘇必須由常熟進兵再由丹陽溧陽追躡其後庶可殲除賊匪請飭曾國藩迅速統師南下等語蘇常等郡縣

被匪蹂躪民團尚能殺賊亟望官軍援勦若任久陷賊中恐民心易懈賊守益堅辦理愈難措手著曾國藩體察情形應由何路進兵迅圖規復地方並將辦理情形迅速具奏至所稱常昭兩縣捐餉已竭請飭協濟等語並著曾國藩飭令該地方官就附近完善之區勸捐接濟庶使民團踴躍得以相機攻勦該大臣務當統籌全局迅掃逆氛以慰朕望等因欽此又於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九日奉

上諭據瑞昌等奏於潛大股賊匪竄陷臨安餘杭二縣並由餘杭塘竄逼省垣雖經總兵劉季三一軍擊退而省城兵勇能守而不能戰張玉良攻勦嘉興之軍正在得手亦難撤調福建江

西之兵雖經催調到尚需時待援情形自屬非常緊迫若曾國藩仍遵前旨迅速取道入徽卽由淳安嚴州轉戰而東先將此股逆匪撲滅保全浙省再圖規復江蘇諸郡設或該大臣不能親往亦須先派得力之兵前往救援以冀挽回大局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廣運籌示精詳曷勝欽感臣於七月十二日遵籌全局摺內業將甯國危急廣德失陷等情覆奏在案伏查目下軍情自以規復蘇常爲要而由皖南進兵必須能保甯國能復廣德乃有進兵東下之路則必以急援甯國急攻廣德爲要二者力不能兼辦則又以專救甯國爲要然由祁門徽州而入甯郡須分

走旌德涇縣石埭等處現已一片賊氛必須節節掃蕩以分賊勢而清後路則欲援甯郡又以先剿旌涇石埭三縣爲要臣自聞甯國被圍之信續撥銀五千兩由張芾派弁轉解因無路可達中途折回臣催調各軍急切難來日夜旁皇莫知所措茲幸接據鮑超稟稱已於七月初五日行抵宜昌府張運蘭稟稱十一日行抵江西省城李元度於十二日亦抵江省計七月底均可趕到祁門臣擬俟該鎮道等到齊派鮑超率霆營六千由黟縣以攻石埭張運蘭率老湘營四千由太平以攻涇縣又飭李元度先往廣信布置防務仍由徽州旌德前進必俟涇旌石三路肅清直抵甯郡然後臣軍之立腳始定皖南之局勢始安皖

南安則浙江亦安而蘇常亦有可圖若使皖南不安則臣軍且
岌岌自保之不暇又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臣之棉
力必俟八九月間大戰數次然後視打仗之利鈍定入蘇之遲
速目下兵力未齊上不能慰
聖主宵旰之憂下不能答蘇人雲霓之望此臣之寸心負疚惶
悚無地者也至龍鍾璐所稱由浙至蘇先復吳江此張玉良一
路之事必先克復嘉興然後能達吳江由滬至蘇先復崑山此
薛煥一路之事必先克復松太然後能進崑山由江北至蘇取
道常熟此李若珠一路之事必先分兵過江然後能趨常熟此
三路者聞方自保之不暇未必能遽圖進取若臣軍南赴吳江

仍須由皖南下手北赴常熟仍須從淮揚下手行軍本有次第
賊情時有變更既難僥倖於不可必成之功又豈敢臆斷於不
可逆料之事臣惟有嚴督皖南諸軍速戰一日速進一步以期
仰副
聖廑至常昭捐餉已竭應飭該地方官勸捐妥辦惟祁門距常
熟等處相隔過遠文報不通臣當札飭州縣兼商紳士設法
籌捐以資接濟至月前竄杭之賊當經擊退由原路退回竄陷
廣德臣已迭次奏明湻安嚴州現俱無事臣自無庸分兵赴援
所有欽奉四次
諭旨恭摺由六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恭報進兵日期摺　咸豐十年八月初三日

奏爲恭報進兵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甯國府城圍困日久未解臣俟各軍到齊擬由涇旌石三縣分路進援各情業於七月二十三日覆奏在案旋據布政使銜河南開歸陳許道張運蘭於二十四日馳抵祁門所部各營除留防郴州兩隊尚未報到外其餘三千人均陸續到祁阻雨三日於二十八日拔隊由徽州進旌德以援甯郡又據綏靖鎮總兵鮑超稟已於七月十八日自武昌開船東下八月初旬必抵祁門因飭令代統該軍之副將宋國永先帶霆字營六千餘人於八月初三日拔隊由太平進攻涇縣如鮑超日內趕

到卽令赴營督率無論涇城能否速下均令張運蘭直赴甯國速解郡城之圍以安萬衆之心其石埭池州賊衆往來時圖內竄現尚無得力大隊可以派往 臣須暫駐祁門兼籌扼守李元度所部三千人行抵江西貴溪縣境緣皖南進剿喫緊已改調來徽再飭陸續進發先清腹地若欲規復蘇常須待左宗棠一軍到皖扼駐廣德始能漸入蘇境所有調派進兵日期理合繕摺由驛六百里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援軍甫進甯郡被陷現籌堵剿摺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奏爲臣軍甫經前進甯國府城被陷徽郡戒嚴現在籌辦堵剿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張運蘭鮑超兩軍由祁門進兵日期業於初三日專摺馳報並聲明鮑超尚未到營暫令副將宋國永代統該軍在案張運蘭於初八日帶隊行抵旌德探聞涇縣之賊竄踞東岸長興建平之賊又乘虛竄襲廣德州逆酋四眼狗竄踞甯國縣該道防賊抄後暫紮旌德與宋國永一軍東西援應宋國永於初六日行抵長園探聞石埭大股賊竄入鐵家嶺三叉嶺所有徽軍原防太平甘棠之副將余永椿參將袁國祥等營盤被陷

宋國永即派五營紮山口兩營紮烏泥關三營當前敵初七日辰刻見余永椿等潰兵及難民絡繹上擁逆眾繞過太邑約三四千人直撲我營當即派隊迎戰該逆紛紛潰退初八九日宋國永督隊追賊至太平山口一帶旋即進紮甘棠分布各嶺自廣德再陷四眼狗踞甯國縣賴裕新踞涇縣僞輔王楊七麻子攻圍甯郡八月初一以後周天受與徽州祁門文報不通臣深爲焦急飭張運蘭宋國永捲塘疾進十六日忽接周天受十一日戌刻密書稱郡北四十里竹塘地方副將朱景山營壘於初九日申刻失陷城北廟埠順勇營盤於十一日失陷城內糧藥俱盡勢將不支等情正在飛催馳援十七日接探報則甯郡已

於十二日戌刻失守旋據張運蘭禀稱有副將熊廷芳自甯郡潰圍退至旌德面稱十一日廟埠失利糧路阻絕城外尚有營壘十餘座十二日於北門外出六成隊互有殺傷未刻大雨如注火藥不燃賊乘勢撲入各營同時潰散賊分踞我營拋擲火器入城周天受令百姓上城守禦各隊兵勇開南門衝出千餘人城池遂陷周天受及道府以下各官不知下落等語伏查甯防兵勇近七千人堅守七十餘日屢經擊退賊匪乃自七月底至八月初旬陳楊古賴各逆目四面圍至糧盡援絕軍心離散一朝潰決實堪痛惜臣迭次奏明調募各軍擬七月取齊八月進剿原冀速援甯郡先解城圍再圖進取乃調募三月之久尚

未畢集僅張運蘭三千人於七月底來祁祁門距甯郡五百餘里張運蘭馳抵旌德甯邑狗賊伺其右涇縣賴賊阻其前兵力過單勢難獨進宋國永馳抵太平因徽州有余永椿之敗西路未清該二員尚非赴援不力應免置議李元度於八月十六日帶平江勇三千抵徽已在甯郡失事之後暫令接辦徽防事務鮑超於春閒請假三月乃六月閒始由蜀起行踰期已久七月二十六日自英山經過至八月二十日始到祁門使該鎮如期抵營督率進攻卽未必遽解甯圍尚可以牽制悍賊遷延貽誤咎實難辭姑念其苦戰六年驍勇罕匹相應請

旨將綏靖鎮總兵鮑超革去勇號以示薄懲仍責令督軍進剿

力圖克復至浙江記名道廖士彥本係周天受文案委員飭令赴浙催餉嗣浙省撥餉一萬臣處撥銀五千兩由張芾委該道協同營員護解餉銀迅往接濟該道深知甯郡危迫原可乘甯邑無賊之時輕賫閒道速解至郡乃沿途逗遛復聞警折回致甯軍因飢敗潰尤屬畏葸無能應請

旨將廖士彥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臣甫經奉

命接辦皖南軍務兵將未齊派援未至甯郡即已失守亦有應得之咎併請

旨將臣交部議處甯郡之陷已逾十日周天受捐軀殉節自無疑義惟未接確實稟報應俟專員查明另摺奏請

賜䘏其竹塘廟埠營盤被陷及城陷之時文武殉難員弁亦俟
查明另案開單請䘏皖南鎮陳大富駐紮南陵堅守半年今甯
國既失南陵孤懸賊中萬難獨守臣已三次飛書囑其自拔出
城潛至江邊由水師接送上游以圖再振甯郡既失嶺外各股
悍逆乘勝內撲徽績祁黟處處交警臣仍駐扼祁門飭李元度
防守徽州添派禮字及河溪等四營馳往績溪協防張運蘭仍
駐旌德鮑超一軍仍駐太平堅守靜鎮以伺逆賊之隙飛催左
宗棠新軍倍道來援共圖克復甯廣進規蘇常以慰
宸廑而符原議所有援軍甫進甯郡失陷現籌布置各緣由專
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欽奉訓飭懍遵覆陳片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再臣於八月初五日准兵部火票遞回恭謝

天恩一摺奉

硃批知道了卿數載軍營歷練已深惟不可師心自用務期虛己用人和衷共濟但不可無定見耳欽此仰蒙

皇上啟牖愚蒙指示親切跪聆之下感悚莫名臣賦質迂拘近年閱歷漸多竊見兵興十載而軍政吏治二者積習未改甚或日趨日下何以挽回刼運冀以痛心疾首深自刻責與將士約先求勿騷擾百姓然後能殺敵致果與官吏約先求勿沾染壞習然後能潔己奉公臣以困勉自勵亦以勸誡僚屬而才智短

紬措施失當誠恐有師心自用之處玆奉
聖諭惟有敬謹省察不敢師心而務要虛心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勿存成見而須有定見貴審輕重緩急之宜至與各省相交際兩湖江西督撫四人與臣水乳交融實屬和衷共濟足慰
慈廑浙江屢次請援情詞迫切臣既不能自往又不能撥兵期望之極未免疑怨近日漸知臣兵力之薄亦已坦然相諒至江蘇撫臣暨各官紳則但有期望並無疑怨每次請援之信呼籲之聲耳不忍聞口不忍讀臣忝竊高位又竊虛名但有自責自勵求濟時艱斷不敢稍存意見上貽
君父之憂所有欽奉

訓飭懔遵感激下忱附片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覆奏勝保請飛召外援摺 咸豐十年九月初六日

奏爲欽奉
諭旨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八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
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勝保奏夷氛逼近闕下請飛召外援以資夾擊一摺
據稱用兵之道全貫以長擊短逆夷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能
奮身撲進兵刃相接賊之鎗礮近無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
兵丁不能奮身擊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柔進與賊相搏逆夷
定可大受懲創請飭下袁甲三等各於川楚勇中共挑選得力

若干名派員管帶卽行起程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犯
順奪我大沽礮臺占據天津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
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屢失利都城戒嚴情形萬分危急現
在軍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國藩袁甲三各選川楚精勇
二三千名卽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於新募彝勇及各
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者數千名卽派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寶
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傅振邦飭令苗沛霖遴
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妥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剋日赴京交勝
保調遣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
埽逆氛同膺懋賞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欽此跪讀之下神魂震越痛憤無地是日又聞徽州失守之信
旋又接勝保咨敬悉
聖駕巡幸熱河　臣既自恨軍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務旬日之間
兩郡失陷又值夷氛內犯憑陵郊甸東望吳越莫分
聖主累歲之憂北望灤陽驚聞
君父非常之變且愧且憤涕零如雨而以新軍敗潰又不得不
強顏撫慰鎮定人心鮑超一軍自甯國失後漸紮太平自徽州
失後又令其回駐漁亭以遏寇氛欽奉
諭旨飭鮑超赴京交勝保調遣竊計自徽州至京五千餘里步
隊趲程須三箇月乃可趕到而逆夷去都城僅數十里安危之

幾想不出八九兩月之內鮑超若於十一月抵京殊恐緩不濟
急若逆夷囟頑猶豫相持果至數月之久則楚軍入援豈可僅
以鮑超應
詔應懇
天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冀效尺寸之
勞稍雪敷天之憤非敢謂臣與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陣衝鋒殺
敵致果也特以受
恩最深任事日久目前可帶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齊豫之餉呼
應較靈集事較速鮑超雖號驍雄之將究非致遠之才兵勇未
必樂從鄰餉尤難應手縱使卽日飭令起程而弁勇懷觀望之

心途次無主持之人必致展轉濡滯本年四月初五日將軍都
興阿奉馳赴揚州之
命卽於初十日拜摺起程厥後因楚勇憚遠行之勞途中虞餉
項之缺遷延至八月十九日乃果成行今若令鮑超率師北上
卽再四嚴催亦不免於遷延度才審勢皆懼無濟如蒙
聖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督師北向護衛
京畿則人數稍多裨益較大惟臣若蒙
欽派北上則當與左宗棠同行皖南暫不能進兵祇能退守江
西境內胡林翼若蒙
欽派北上則當與李續宜同行皖北暫不能進兵祇能退守湖

北境內俟該夷就撫之後仍可率師南旋再圖恢復皖吳臣等雖均有封疆之責而臣國藩本未接印胡林翼尙有督臣經理皆無交卸事件一經

派出數日即可就道區區微忱伏乞

聖慈垂鑒所有欽奉

諭旨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覆奏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徽州被陷現籌堵剿摺 咸豐十年九月初六日

奏爲大股悍賊由績溪竄入徽州府城猝被攻陷現籌堵剿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甯郡失守案內臣奏明僞英王陳玉成帶大股悍賊屯踞甯國縣旋經探確踞甯邑者非陳玉成乃僞侍王李世賢也八月十八日由胡樂司竄叢山關及樓下各隘口皖南道李元度於十六日帶勇三千抵徽接防聞叢山關告警卽於十七日派肅字平字二營由績溪前進十九日出隊分兩路進剿一走叢山關一走樓下各行五里許而原防兵勇已潰肅字營營官同知童梅華督隊猛擊賊敗該營追出關外伏賊突起從嶺

尖翻下包抄我後童梅華身受鎗傷登時陣亡弁勇傷亡百餘人平字營將到樓下各卡已破數重該營大呼衝陣追至卡上斃賊百餘正酣戰間聞肅字營失利而止是夜間道趨回賊乘勢竄過績溪張運蘭嶺外旌德之軍與李元度嶺內徽軍中間已被賊隔斷矣二十一日張運蘭探知大股賊進踞楊溪一帶派一二三四旗從中邀擊行五十餘里望見賊卡整隊穩立少頃有黃衣騎馬賊十餘名步賊數百衝出街口餘眾迤邐分路來撲約二萬餘人我軍鎗礮並施鏖戰數時斃賊馬數十匹悍賊一千餘名賊紛紛潰走墜崖落澗死者無算追過板橋收隊次日仍回旌德臣因徽州賊勢浩大李元度兵力甚單先由祁門

抽派禮字河溪各營二千餘人倍道馳援飭於徽城外堅築濠
壘以靜制動乃李元度以賊逼城下逐日出隊搦戰修築不及
又張芾於二十日由徽起程北上兵勇率鬧口糧力爲排解糾
結不清營壘未成賊已大至二十四日僞侍王李世賢同揄天
義通天義贊天義諸逆首共帶四萬餘人直撲徽城更番誘戰
李元度親督各營出城接仗自辰至午斃賊數百續後伏賊併
出抄我兩翼眾寡不支禮字河溪各營由西門大路退回休甯
李元度率平江四營入城固守賊卽跟蹤圍攻四門因西門城
垣坍塌又無垛口是夜三更乘陰雨黑暗專攻此門勢極危險
李元度身臥城頭竭力堵禦天明賊退二十五日申酉之間賊

伏西門民房鑿牆對城施放火鎗守陴弁勇站脚不住賊衆即緣梯直上李元度趕調各門隊伍來救賊已四面扒城而入府城遂陷迄今十日因賊氛隔阻尚未聞李元度下落臣自接李元度圍城中飛書求救即調張運蘭由旌德入援鮑超由太平入援無如城大而圮紳民搬徙一空兵勇僅二千有奇不敷分布又係新募之卒由湖南遠來甫經到徽竟不能支持數日以待援師實堪痛惜臣調度無方咎無可辭應請

旨將臣交部議處現在各股悍賊盤踞徽郡休甯及嶺外旌涇太石各縣有分竄浙江上犯祁門之意不得已檄調鮑超回駐漁亭張運蘭回駐黟縣以遏狂寇而定人心並咨商左宗棠迅

督所部赴樂平婺源一帶以防徽州竄江西之路俟賊勢稍定再行合力進勦除查明徽城文武下落並殉難員弁再行彙報外所有徽州失守現籌堵勦各情謹繕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